

民國七年十一月三十日

全本
彈詞
瀟湘劫

交通部上海工業專門學校學生團印行



瀟湘劫

開篇

三湘自古出賢豪。到處豐腴物產饒。自昔紅羊罹劫後。卅年生聚樂陶陶。誰知道去秋。蕞地風波起。借着那國會相警警。未幾衡永開兵燹。撇開了面具不相饒。弓上弦。刀出鞘。紛紛然北兵南下氣何驕。却逢着南兵耐苦能征戰。真所謂棋逢敵手拚了命兒打一遭。最苦是戰地百姓無家室。彈雨槍林那裏逃。父母妻子皆離散。沒奈何把骨肉一齊拋。到了那野地荒山裏。也只好忍苦忍飢過一宵。慘無情北風凜冽天寒日。忍泣的雪虐霜饕一例飄。老者死。壯者夭。更可憐。鄙屋茅檐一片焦。想到那無食無衣苦。不由的雙淚濕鮫綃。

古人有詩道。木落雁南渡。北風江上寒。我家襄水曲。遙隔楚雲端。鄉淚客中盡。孤帆天際看。迷津欲有問。平海夕漫漫。今日湘省的慘狀。就是如此。話說湖南省醴陵縣城外有蕭家莊。其中有一個蕭謙。一生勤儉。半耕半讀。妻朱氏。狠賢能。子名宗海。在上海讀書。春間新娶媳婦王氏。性情淑婉。宗海以校中功課要緊。完婚後。仍到上海讀書。暑假並未回去。女喚蓉花。

瀟湘劫

周浩泉 敬忠



也端莊凝重。老僕蕭升自幼服侍蕭謙人極忠順。一日老夫婦兩個同媳婦女兒在房中間談忽見老僕自外來慌慌張張的報道。

老爺快快理零星。大難臨頭速避行。僕到城中買物歸。滿街兵馬鬧騰騰。但只見黃衣軍士千騎列。雪白的洋槍肩上承。百姓逃難聲聲哭。說道是車轎馬蕭大兵臨。遲一點玉石俱焚草木腥。老奴聽心悄憂。飛奔報與主人謀。勸主人速往他方去。此地家園不可留。

老夫婦聽罷大驚。一面差老僕再去城中探聽消息。自己囑付媳婦女兒整理行裝。不一刻老僕又回來道不好了。

城中一望盡煙雲。門已全關沒路行。號哭聲沉大礮裏。火光侵入月中紋。老僕因此又回轉。快快行來遲不能。

時值深秋天氣寒冷。礮聲轟轟的愈逼愈近。主僕五人慌不擇路。向後門逃。走了多時脚也酸了。力也疲了。只見四顧茫茫。沒有個歇息去處。正是

愁如絮。夢如雲。正黃昏。金猊炙。玉蟾新。恁良宵。誰更惜。可憐人。

勉強又走了一程。十分疲乏。見那前面遠遠地。倒像有隻破寺。五人拚命的趕過去。果然是

隻古寺。推開那破門兒。徑到破廂房內歇息。一種淒涼景况。一言難盡。蕭朱氏身體素弱。此時發起寒熱。病勢很重。蕭謙急得沒有法想。老僕蕭升忽然想一計對蕭謙道。

老奴記得七年前。公子有個同窗。叫莊彭年。今歲公子結婚日。曾見他也來坐賓筵。

此刻是身居團長職。黃將軍麾下執弓弦。可惜是大營百里在衡陽。槍林彈雨難覓見。待蕭升隻身探求去。拚着老命冒烽烟。

蕭謙道沒有法了。只得你去罷。蕭升便告別而去。蕭升一去五日杳無音信。到了第六日上。蕭謙看着妻子的病勢。正在呼天歎息。猛聽得山門一聲大振。如山崩海裂一般。頃刻間已跳進了兩個強人。不知甚的。却穿上兵衣。在手上。手裏還拿着洋槍。不問皂白。將蕭謙便雙手縛住。向他要銀洋飾物。這一下。只嚇得那蕭謙是。

魂靈兒飄飄離了身。面白如灰。戰兢兢。目定口呆。說不成話。苦苦的哀求。淚紛紛。可恨那強人的心腸。還比鐵石硬。強勒着定要獻銀洋。推倒蕭謙在地上。拿拳擊掌。勢揚揚。那蓉兒一見了老父。悽慘狀。不由得戟指衆賊罵幾聲。你們吃了國家糧。何爲做此強盜樣。國法俱存不汝貸。汝等行爲真虎狼。吾父今年已七十。如何推倒在地埃塵。強人聽罷雷霆怒。不由得無名火百丈上了身。

猛見那一年長些的拔下了槍上雪亮的刺刀。向蓉花小姐斫去。血光起處。那小姐已一命歸陰了。朱氏的病勢本已難救。怎禁得聞女兒斬死。便立刻急死了。蕭謙此時。反綁在大殿上。見了這慘狀。也就很命的舉頭在石礎上一撞。登時鮮血滿地而死。當下王氏見了這副淒狀。便號咷大哭。原思以二死了之。繼以尸身未殮。不可卽死。且此仇亦不可不報。只見那二賊翻箱倒篋。肝腸寸斷。暗傷心。有口難說。心頭事。口呆目瞪。向誰陳。却說蕭升自從別了蕭家衆人。奔向衡陽。見了莊團長。他便訴了一遍。求他救命。莊團長立刻遣了八個親兵。隨着蕭升。往破寺裏去救那蕭家衆人。豈知事有湊巧。蕭升至寺的時候。正是那二賊作威的當兒。蕭升在外聽見了王氏一陣哭聲。便急急忙忙的奔進去。見那地上橫着三個尸首。就是老夫人主母與蓉小姐。便大哭起來。二賊見勢不好。便想逃走。却早被張團長手下派來的兵捉住了。王氏一見老僕到來。便一五一十的哭訴。蕭升聽了一番。含淚的將三個尸首收殮。暫寄寺中。便同王氏跟那親兵回營。到了軍營。見莊團長把那破寺遭劫的事說了一遍。莊團長聽罷。立刻帶了二賊。去稟明那黃將軍。那黃將軍治軍很有紀律。立刻傳出號令。把那二個強人正法。蕭升當下感激之至。口中稱謝不置。那黃團長便派兵二十名。送王氏回去。一直來到醴陵城外蕭家莊地方。但見得滿眼荒涼。無復昔時景。

夜的露宿風餐。到後來漸漸的身體也有些不支了。這一日走到一處很荒僻的地方。已是在路旁石上坐下。望着原來的路上。呆呆的發怔。只見月色濛濛之中。遠遠的站着一個人影兒。搖搖擺擺。把個宗海嚇了一跳。道。這種荒山僻野。那裏有人呢。當下宗海也不管。就走上前去。見了老人施禮道。鄉人請了。學生尋親到此。人地生疏。不知此地何名。前去有否村落。可以借宿。多罪了。老人聽說。舉目向宗海一望。道。相公好大膽子。此地荒山僻野。前無村落。後無來人。不怕蛇狼。難道不怕兵匪麼。宗海道。小生只爲尋親。一人走到此地。今天晚上。懇求指示一宿借地方。免得一夜風霜。這就感恩無地了。老人道。相公你不知道我老人呀。

可憐我年邁蒼蒼徒自傷。辛酸苦辣味遍嚼。我本人家年老僕。忠忠勤勤服侍主人。度韶光。恨煞那刀兵。齧地來。闖到。把一個錦繡江山做戰場。男女老少都紛紛逃。我隨着主人到山荒。又遇着了兵匪來搶劫。把那個銀錢財寶一齊搶。我老主人主母一對驚嚇死。還有那一個小姐千金也命中喪。只剩得小主婦與我老僕人兩個。也被那狗賊強盜險些兒傷。幸有得帶兵長官還認識。把這二條性命保出場。如今苦得荆棘滿地歸不得。就是東奔西逃也逃不出這羅網。我老人今年六十有八歲。

想不到到老還須劫一場。我看你相公新自他鄉至。何以冲冒煙烽到這地方。宗海道。可憐呀。老人。我一家父母妻妹。至今也不知流落到那裏去了。你可曾聞得醜陵城外蕭家莊。有位蕭老爺的下落麼。老人道。莫非就是謙老爺麼。宗海道。正是。我就是謙老爺的兒子。特來訪此。老人道。啊呀。是我的小主人呀。快跟我去。宗海道。原來你卽蕭升呀。我也一時認不出你。你剛才說的那話。蕭升道。老爺太太已是去世的了。宗海頓足大號曰。天呀。真的麼。蕭升道。小姐也遭難了。宗海急得昏暈在地。蕭升將他救醒。便扶着向王氏處去。宗海聽得蕭升言。不由得淚下雨紛紛。想不到方纔所說湖南禍。就輪到我。宗海一人身。急來心如亂刀斬。說不出半句話兒。問個明。不知山中曲折崎嶇路。隨着蕭升急急行。

宗海道。蕭升走向那兒去。蕭升道。今日是老爺五七之忌。奶奶命蕭升帶着香燭去祭。此刻剛在回來。宗海道。老爺太太靈柩在那裏。蕭升道。在古廟中。宗海道。到古廟見老爺太太去。蕭升道。待明天罷。宗海道。不可。我今夜一定要去。重新回轉走了。

主僕二人彳亍行。黃昏古廟哭雙親。子規泣血聲聲咽。更堪那令原有妹也離魂。宗海隨了老僕蕭升。在月色朦朧之中。到那寺門前。隱約間只見得

白楊蕭蕭風露淒。一副荒涼的景狀不堪題。還有那枯樹宿鳥鳴啾啾。却是替愁人來解意。

二人進了山門。宗海望裏一望。見烏黑黑的三間大殿。破碎不堪。絕無人聲。好不害怕。穿過大殿左邊。就是二間破屋。只見得三口棺材。並置在一塊。蕭升指道。這就是老爺太太小姐的靈柩呢。宗海便大聲哭道。天呀。果然我的爹爹母親都去世。便撲的跪在地下。昏到去了。蕭升見了道。不好了。公子哭死了。連忙叫道。少主。少主。蕭升在此。快快醒來。宗海被他幾推。便轉過氣來。號咷的連聲大哭道。爹娘呀。爹娘。

自別爹娘未半年。那知牽裾話別到黃泉。爹娘呀。孩兒不孝。遠離別。原思那寸草春暉。報德綿。那得。知今日喚親。親不應。慘遭意外恨終天。爹娘呀。可知道不孝的孩兒在靈前。從此幾時再見面。盼望那九京有路。攜兒去。朝朝暮暮在爹娘側。免受那亂世慘烽烟。爹娘呀。我的妹妹同在一處呀。我上無兄。來下無弟。只有個蓉花妹妹伴堂前。誰知得妹妹竟遭非命死。只剩得孤兒在世間。可恨那強人全無心肝地。把我一門骨肉盡歸天。

蕭升聽得公子如此痛哭。不由得心地悲酸上來。想起好好的。一家人家。弄到這種地步。真

算什麼呢。主僕二個。你啣我哭。還是蕭升年老心定。對宗海道。少主回去休刻。已夜深。早去爲妙。就將宗海扶起。那知宗海已經哭成一堆。亂滾在地上。那裏扶得起。又聽得宗海恨恨的哭道。天呀天呀。

可恨那凶惡無恥的賊強梁。我恨不得卽行拿着了青鋼劍。殺得那一片血冲光。爹娘呀。兒生前未曾報得三寸暉。死後兒又未曾捧頭成殮着衣裳。教我一生爲子枉爲人。不能夠終身侍膝奉爹娘。

宗海想到此處。又連聲的號咷大哭。蕭升也着實難過。不止的流淚。正是
一場痛哭碎了心。不止的雙淚流不停。驚得那古樹宿鳥飛得起。淡月沉沉也倍暗昏。

宗海哭到此刻。喉嚨也乾了。眼淚也盡了。蕭升速催回去。且同奶奶商過辦法。安排定妥。我們也可以迴避他處去。免在此受難了。便扶起了宗海。一步一跌的出了山門。覓路回轉。只見得東方已白。已是哭了一夜呢。

却說蕭王氏當日命老僕蕭升。帶了香燭到古廟去祭那公婆姑娘。直到晚間。不見回來。心中好不着急。看看黃昏已近。仍是個不來。着急起來。未免將燈台移到外室。對着大門。呆呆

的守着聽得。一更二更的。譙樓打過孤另另的一人。心中着實害怕。又是九十月的時候。朔風冷冷。把個火花吹個不停。足足坐了一夜。見東方漸漸的白起來了。就到廚下燒些熱水。剛剛走過穿廊。只聽得門上連聲大敲。原來蕭升以為奶奶此時睡着。所以拚命亂打。這邊王氏一時驚疑不定。不敢答應。便輕輕的走到門縫內一看。只見一個生人。却像他丈夫的容貌。仔細一聽。又聽得蕭升與那人講話。知道不差。連望開門。讓進宗海。隨後蕭升門上了。門三人一齊上了堂。宗海見得堂前供着三個靈位。白幃素燭。心中好不凄慘。不免又哭將起來。王氏亦隨同大哭。蕭升便到廚下燒水煮粥。這裏宗海問起前事。王氏便含淚的一五一十的告訴。宗海聽說好不傷心。先把靈柩託廟中照料。便帶了王氏與蕭升三人。出了湖南。來到上海。逢見昔日同學舊友。把他父親母親妹妹的遭難情形。及自己夫婦落難苦况。并僕蕭升隨主人如何之盡忠。向人告訴。就有人替他編了一篇彈詞。名曰瀟湘劫。諸公呀。湖南百姓遭難者。如蕭謙一家的。不曉得多少。這正是。

草木含腥啼鳥淚。 湘妃竹上血縱橫。 願諸君看此瀟湘劫。 請多解仁囊發善心。 湘民無辜遭兵苦。 請大家念個同胞恤難民。

瀟湘規題詞

彈詞權輿於白香山詩。老嫗能解琵琶行一篇。以敘事之作。述之於詩。卽彈詞之祖也。明人表揚左忠毅公。演爲左維明文。頗詭奇。可稱作者。來生福一書。本源忠孝。悱惻纏綿。閱劉春暉讀蓼莪之詩。抱母而泣。童葆初爲母所疾。蕭力奴抵禦瘟神之段。均令人流涕愴懷。不能自已。可爲彈詞中之獨一無二者。近代某女士作筆生花吐屬亦頗雋雅。其餘則自郗無譏矣。夫世人所以非薄彈詞者。爲其無益而非正也。倘令其悉出於正。且讀之而可歌。可泣。足以培養性情。涵濡道德。且使孝子忠臣。義夫烈婦。皆因之而感奮。然則彈詞亦人心世道之助。豈特愈於遊戲之事乎。茲者同校學生團發起湘賑。薛生紹清。周生浩泉。劉生用臧。張生敬忠。等合編瀟湘規彈詞一書。余讀之。嘆曰。嗟乎。湘省之劫。如蕭某者。何可勝道。其遭遇之慘。酷。十倍於蕭某者。又何可勝道。仁人君子。讀之。有不傷心痛哭者乎。有不愛惜我同胞而號呼奔走。盡力於救濟之責者乎。然則是編也。所謂爲生命立命者也。當世之主持人道者。其共寶之。唐蔚芝題。

滿
洲
叔
題
詞



(定價實洋壹角)

